

融合韶秀與雄強兼攝傳統與現代

一談謝棟樑各期雕塑風貌

● 藝術創作的體、用、相

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論及觀察一個人品德的三個方法，他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視其所以是審視一個人行為的表現，觀其所由是諦觀其行為的動機，察其所安是明察其內在的心態，經過如此細密的透視，一個人的言行德行，自然也就無可遁形。如果我們把這個道理引申來評定藝術家的創作及其作品，也極為妥切。藝術作品的表現，緣於創作的動機，而創作的動機卻是來自藝術家內在的心靈。心靈是「體」、創作是「用」、而作品是「相」，我們想要真切的了解作品的形相意涵，還是要回歸到藝術家心靈的本體。也唯有能夠洞悉藝術家的心靈本體，才能解讀藝術作品的真正意涵。

● 轉相遞嬗的各系列作品

謝棟樑自一九六九年由國立藝專美術科轉入雕塑科後，即從事雕塑創作迄今。廿幾年來，孜孜矻矻，致力於斯，未嘗稍倦。大概每隔若干年，他就舉辦一次展覽，而每一次展覽都以嶄新的「塑造語言」問世，從「寫實系列」、「變形系列」、「虛形系列」、「方形、圓形系列」，一直到此次展覽推出的「現代人體系列」、「歷史人物系列」，以及「景觀雕塑系列」。論藝術形式，這些系列可謂各自獨立，各有截然不同的面貌。論藝術風格，則各系列仍有其一脈相承、轉相遞嬗之軌跡可循。至於作品的主題，則始終不逾人性探討、人道關懷的範疇，而切入探討、關懷的立場，則是一本其心靈世界所衍生出來的思想、情感。質是之故，其人、其作可謂緊密相扣，一件一件的雕塑作品，可謂是謝棟樑一次又一次的內心吶喊和宣言。



● 字斟句酌的寫實系列



「寫實系列」從謝棟樑藝專時期(一九六九年)一直延續到一九八一年，前後長達十二年的歲月，這段時間可說是他規撫集成西洋人體雕塑技法的時期，他致力於人體比例的精準明確，骨骸肌肉的細膩刻劃，肢體表情的生動描繪。此一階段的晚期，他在寫實人體雕塑的技法上，已臻爐火純青的地步，因此一九七九年，作品「夜行」獲卅四屆全省美展教育廳獎，一九八〇年，作品「古道上」獲卅五屆全省美展省政府獎，一九八一年，作品「與我同行」獲卅六屆全省美展教育廳獎。這三件作品可算是「寫實系列」的代表作，塑造的人物不但酷似逼真，妙肖生動，而且碩大壯美、雄渾剛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三

件作品的主題都與力行實踐有關。作品的意涵其實就是作者的心境，由此可知。其心中必然具有一股奮發進取、積健為雄的壯志。寫實人體雕塑注重客觀人物的寫真，因此，主觀的藝術表現也就相對的減弱，但對雕塑家而言，人物寫真訓練是不可忽略的基本功夫。謝棟樑長時間苦修勤練的寫實功力，為後來發展出來的各系列作品奠立良好的基礎。

● 改弦易轍的變體系列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謝棟樑繼「寫實系列」之後，推出「變形系列」。所謂「變形」，是指這一系列作品的人物造形，軀體刻意拉長、壓扁、扭曲，使與人體常態迥異。近代西洋各種美術運動，大都具有相當強烈的「革命性」，無論是立意、構圖、造形、賦色各方面，傳統的模式都遭受到質疑和破壞。謝棟樑的「變形系列」，可說是針對傳統人物雕塑造形的顛覆和解放，試圖改弦易轍，換個方式來表現人體。



另一方面，拉長、壓扁、扭曲的人物，也可能用以暗示工商社會人們生活的沉重壓力，以及功利主義掛帥，人性遭受蹂躪和扭曲。這一系列作品，人物的顏面表情，大都是淡寫輕描，草草帶過，重點擺在肢體表情，以各種肢體表情所呈現的「語彙」，來凸顯作品的主題，如作品「蒼茫」，塑造一個身軀頹長、形銷骨立、疲軟而無奈的人，仰首向天，大有「天地悠悠、愴然淚下」之慨。又如作品「悱」，刻意誇張臀部、拉長頸部。雙手交抱於胸際，頭部微微斜俯，以凸顯其憂鬱不安、悲切無奈的心情。此外，作品「獨行」、「回首」、「瞻」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 以虛為實的虛形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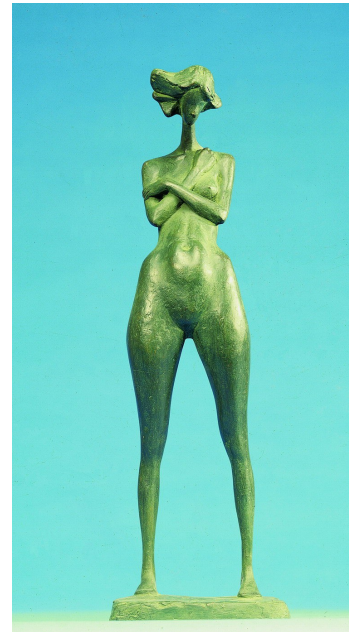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兩年，謝棟樑以鐵板裁剪成人物造形的作品，名曰「虛形系列」。鐵板表面平滑，而且質硬不易屈曲，為了彌補這些塑造媒材的缺點，他一面在成形之後，用紙漿土塗抹在鐵板表面，用以表現作品的肌理和質感。另一方面，則以群像的方式來增強作品的空間感。拙文在評及謝棟樑作品「逛街」時曾寫道：

「人物的塑像是扁平式的，缺乏圓雕的實量感，但以群像組合成一件作品，則像與像間就產生了有層次變化的虛量空間關係，而有了立體的空間感，足以彌補扁平式塑像單薄的感覺」。虛形系列的另一件作品「鄉下人」，塑造老嫗頭裹頭巾，肩背巨袋，手拄長杖。臉上深深的皺紋，刻劃著老嫗憂苦劬勞、歷盡滄桑的歲月痕跡，微

屈的雙膝，彷彿說明了老嫗一生承受的沈重壓力。

● 體、面兼顧的方形系列

謝棟樑在「虛形系列」時期(一九八七年)即開始研創「方形系列」及「圓形系列」，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後為期三年。關於這一系列的作品，我在「從中國人文思想看謝棟樑的現代雕塑」一文中曾寫道：「中國傳統的雕塑，往往在三度空間造形上，鏤刻、彩繪平面的動植物圖形，這種調和立體的三度空間和平面的二度空間，使『體』和『面』從對立的相剋，到和諧的相生，頗能符合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謝棟樑的近作是把圓雕的立體造形簡化為最單純的方形造形和圓形造形，然後在方形造形的四個面上，或圓形造形的周邊上，以浮雕的形式表現出作品的主题，而四個面上的浮雕卻是同一主题的延伸。這是統合三度空間和二度空間，把抽象的造形和具象的浮雕合為一體」。



這一系列的作品，在製作上備極辛苦，尤其是「方形系列」，首先要考慮作品中二個方性的空間對應關係，然後在八個面上進行同一主题的浮雕，也就是說一件「方形系列」的作品，是由八面浮雕組成，其曠日廢時不難想見。在這一系列作品中，「訴與求」、「寬恕與懺悔」、「星期天」、「慈」是其代表作。

● 省文約字的半抽象現代人體系列

一九九二年迄今，謝棟樑的雕塑作品可分為三個系列「半抽象現代人體系列」、「新具象歷史人物系列」、「意象景觀雕塑系列」。前二系列的製作過程是以鐵絲網做塑造的支架，



成形後敷以石膏或玻璃纖維，再處理作品表裏的肌理效果(表面平滑、裏面粗糙)，然後轉鑄成青銅。這二個系列是「虛形系列」的延伸。鐵絲網比起「虛形系列」的媒材-鐵板，容易彎曲轉折，因此作品空間變化更為豐富，造形也更生動。

「半抽象現代人體系列」的特色是去蕪存菁，簡省人體不重要的部份;只留存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所以人物造形雖是斷體殘肢，但表现的主题卻更為明確，作品也顯得簡潔有力。如作品「韵」，主题在表现女子胴體曲線的婀娜嫵媚，以及上身向右旋扭所產生的韻律美，因此，雙手及頭部反而是多餘的累贅，予以省略，使主题更為凸顯。又如作品「仙人過橋」，省略掉頭部、雙手及足掌。上身前傾、右腿弓、左腿繃，表现出劍法招式一仙人過橋的平衡美感。其他如「坐姿男人」、「坐姿女人」、「無顏」、「晨」等作品，其表现性也如上所述，是這一系列中的代表作。

● 表彰生命特質的新具象歷史人物系列

「半抽象現代人體系列」和「新具象歷史人物系列」，雖然都是用鐵絲網雕造，再敷以石膏或玻璃纖維，但二者風格迥異：第一、前者抽象。人體殘缺不整，後者具象，人物完好。第二、前者表現人體的共性，後者表現人物的特殊性。第三、前者揭櫫人體的唯美，後者讚頌人性的尊嚴。第四、前者雖抽象卻重在「寫真」，後者雖具象卻重在「寫意」。與天地共長久，與日月共昭輝的歷史人物，千古以來，雖知其形，誰復知其貌，米蓋蘭基羅曾說：「肉體會腐爛，印象會模糊，千百年後誰知道像不像其人，世人寧信我的雕像是真實的」。因此，謝棟樑



這一系列新具象歷史人物，臉部表情採用淡化處理，重點在表現歷史人物的生命特質和亮節高風，像與不像倒成為次要問題。如作品「不苟濁世屈三閭」，以鐵絲網轉折成迎風飄舉的長袍，張開雙臂，身體前傾，一如縱身投江的瞬息被凝定下來的身姿，表明屈原對「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的嚴正抗議。也表明了屈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殷賢臣，諫君不納，投江自絕)之所居」的壯烈情懷。在這一系中，「光明磊落包文拯(包公)」、「高風亮節蘇子卿(蘇武)」，都是以象徵性的新形式，來歌詠壯懷激烈、玉潔冰清的歷史人物，都是此中佳作。

● 上與天通的意象景觀雕塑系列

謝棟樑的近作，除了上述現代人體、歷史人物之外，還有一系列的意象景觀雕塑。最近幾年，都市中一幢幢巨型樓宇聳入雲霄，外表顯得冷漠而僵硬，蔚為極端物化的「都市叢林」，阻絕了人與自然的聲氣相通。為了破解此一冷硬而尷尬的僵局，人們開始在大樓廣場上陳置富有人文情調的雕塑，以為斯樓之宣言，並與自然環境進行對談。



這種雕塑名之為景觀雕塑。景觀雕塑是雕塑作品走下台座、放大尺寸、移駕戶外，內與建築物、外與大自然能感通的巨型雕塑。謝棟樑的景觀雕塑有的是半抽象的，如「同心協力」、「鯉躍龍門」、「歌舞昇平」(陳置在台中中山堂前廣場)、「龍鳳呈祥」，有的是純抽象的，如「展」(陳置在臺灣省立美術館前廣場)、「共創輪奐」、「欣欣向榮」。這一系列作品大都是採用象徵的手法，以造形的意象來表徵作品的主題，至於作品的內涵則是以中國人文思想以及庶民期盼如吉祥、和樂等為經緯，是具有民族性、又有現代感的作品。

● 融合韶秀與雄強的作品風格

整體而論，謝棟樑自一九六九年迄今(一九九四年)，雕塑作品由「字斟句酌」般的寫實系列，慢慢發展到「天馬行空」式的意象系列，創作空間越發自由而寬廣。涵蓋寫實、變形、虛形、圓形、方形、半抽象、新具象、意象等不同面貌的系列作品。雖然如此，各系列作品卻始終流盪著柔和韶秀的氣質，這是肇因於其人個性的隱忍謙和。但另一方面，謝棟樑的人生觀又有好勝圖強的傾向，因此作品中又往往蘊涵著積健為雄的豪情。換言之，謝棟樑做人雖謙和，做事卻好勝，因此作品上，自然也就調和著「韶秀」與「雄強」二種風格，此為其作品的特色之一。在創作思想上，謝棟樑一直是以中國人文思想為經，以日常生活體驗為緯，以此作為其藝術創作的指針、藍圖，因此其作品內涵也就深具民族情懷，以及從中國人文內涵的角度所感受的生活體驗。而在雕塑技法上，卻又非常重視「原創性」、「表現性」和「現代感」，以現代的藝術形式去體現歷久彌新的民族文化理念，此又為其作品的另一特色。



1994年3月